



列傳第二十五

遼史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鎮軍將軍中書右丞相修國公領經事都統敬皇帝時奉

勅修

耶律弘古字胡篤董樞密使化哥之弟統和間累遷順義  
軍節度使入為北面林牙太平元年加同政事門下平章  
事出為彰國軍節度使兼山北道兵馬都部省徙武定軍  
節度使拜惕隱六年討阻卜有功聖宗嘗刺臂血與弘古  
盟為友禮遇尤異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重熙六年遷  
南院大玉御製誥辭以寵之十三年加于越帝閱其勞復  
授武定軍節度使卒訃聞上哭曰惜哉善人喪至親臨奠



焉

耶律馬六字揚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遇一坐盡傾恬于榮利與耶律弘古為刺血友弘古為惕隱薦補宿直官重熙初遷旗鼓拽刺詳穩為人畏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聞不臧否世務以故上益親狎三年遷崇德宮使為惕隱御製誥辭以褒之拜北院宣徽使寵遇過宰相帝常以兄呼之改遼興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子奴古達終南京宣徽使

蕭滴冽字圖寧遙輦鮮質可汗宮人重熙初遙攝鎮國軍節度使六年奉詔使宋傷足而跛不告遂行帝怒及還決以大杖降同簽南京留守事遙授靜江軍節度使歷群牧都林牙累遷右夷离畢以才幹見任使會車駕西征元昊乞降帝以前後反覆遣滴冽往覘誠否因為元昊陳述禍福聽命乃還拜北院樞密副使出為中京留守十九年改西京留守卒

耶律適祿字撒懶清寧初為本班郎君稍遷宿直官乾統中從伐阻卜有功加奉宸歷護衛太保改弘義宮副使時上京梟賊趙鍾哥跋扈自肆適祿擒之加泰州觀察使為遼魯虢部節度使天慶中知興中府加金吾衛上將軍為盜所殺



耶律陳家奴字綿辛懿祖弟葛刺之八世孫重熙中補牌  
印郎君坐直日不至降本班會帝獵陳家奴逐鹿園內鞭  
之二百時耶律仁先薦陳家奴健捷比海東青鶻授御蓋  
郎君歷鷹坊尚廐四方館副使改徒魯古皮室詳穩會太  
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二琲雜綵二百段兄  
撒鉢卒陳家奴聞訃不告而去帝怒鞭之清寧初累遷右  
夷離畢適帝與燕國王射鹿俱中王時年九歲帝悅陳家  
奴應制進詩帝喜解衣以賜後皇太子廢帝疑陳家奴黨  
附罷之時西北諸部寇邊以陳家奴爲烏古部節度使行  
軍都監賜甲一屬馬二疋討諸部擒其酋送于朝偵候者

見馬蹤意寇至陳家奴遣報元帥耶律愛奴視之曰此野  
馬也將出獵賊至愛奴戰歿有司詰案陳家奴不伏詔釋  
之由是感激每事竭力後諸部復來侵陳家奴率兵三姓  
皆克邊境遂寧以老告歸不從道宗崩爲山陵使致仕年  
八十卒

耶律特麼季父房之後重熙間爲北剋累遷六部禿里太  
尉大安四年爲倒撻嶺節度使頃之爲禁軍都監是冬討  
磨古斯斬首二千餘級十年復討之旣捷授南院宣徽使  
壽隆元年爲北院大玉四年知黃龍府事薨

耶律仙童仲父房之後重熙初爲宿直官累遷惕隱都監



必寬厚稱蒲奴里叛仙童爲五國節度使率師討之擒其帥陶得里又擊烏隗叛降其衆改彰國軍節度使拜北院大王清寧二年知黃龍府事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歷忠順武定二軍節度使致仕封蔣國公咸雍初徙封許國卒

蕭素颯字特兔五院部人重熙間始仕累遷北院承旨彰愍宮使清寧初歷左皮室詳穩右夷離畢咸雍五年剖阿里部叛素颯討降之率其酋長來朝帝嘉其功徙北院林牙改南院副部署卒子謀魯幹字回璉初補夷離畢郎君遷文班太保大康中改南京統軍使爲右夷離畢與樞密

使耶律阿思論事不合見忌出爲馬群太保北部來侵謀魯幹破之以功遷同知烏古敵烈統軍仍許便宜行事後以讒毀降領西北路戍軍復爲馬群太保卒

耶律大悲奴字休堅王子班聶里古之後大康中歷永興延昌宮使右皮室詳穩會阻卜叛奉詔招降之壽隆二年拜殿前都點檢乾統初歷上京留守惕隱復爲都點檢改西南面招討使請老不許天慶中留守上京領北南樞密院點檢中丞諸司等事以彰國軍節度使致仕卒大悲奴舉止馴雅好禮儀爲時人所稱

論曰遼自神冊而降席富彊之勢內修法度外事征伐一



時將帥震揚威靈風行電掃討西夏征党項破阻卜平敵  
烈諸部震懾聞鼙鼓而膽落股弁斯可謂雄武之國矣其  
戰勝攻取必有奇謀秘計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  
以發之邪抑天之所授衆莫與爭而能然邪雖然兵者凶  
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此黃石公所  
謂柔能制剛弱能制彊也又况乎仁者之無敵哉遼之君  
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敝而躡其後乎是以於耶律  
弘古輩諸將不能無慨然也

列傳第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遼史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書事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耶律仁先字紉鄰小字查刺孟父房之後父瑰引南府宰  
相封燕王仁先魁偉爽秀有智略重熙三年補護衛帝與  
論政才之仁先以不世遇言無所隱授宿直將軍累遷殿  
前副點檢改鶴刺唐古部節度使俄召為北面林牙十一  
年陞北院樞密副使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產  
仁先與劉六符使宋仍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  
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



宋無辭以對乃定議增銀絹十萬兩匹仍稱貢既還同知  
南京留守事十三年伐夏留仁先鎮邊未幾召為契丹行  
宮都部署奏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宮雜役十六年遷北院  
大王奏今兩院戶口殷廢乞免他部助役從之十八年再  
舉伐夏仁先與皇太弟重元為前鋒蕭惠失利于河南帝  
猶欲進兵仁先力諫乃止後知北院樞密使遷東京留守  
女直恃險侵掠不止仁先乞開山通道以控制之邊民安  
業封吳王清寧初為南院樞密使以耶律化哥譖出為南  
京兵馬副元帥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復為北院大王民歡  
迎數百里如見父兄時北南院樞密官涅魯古蕭胡觀等

忌之請以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乙辛奏曰仁先舊  
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復拜南院樞密使更王許七月上  
獵太子山耶律良奏重元謀逆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  
曹兇狠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  
宜謹為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帷宮帝欲幸北南院仁先  
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  
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悟  
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為營折行馬作兵仗率官屬  
近侍三十餘騎陣抵桓外及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中矢  
隨馬擒之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刺所居最



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宮  
蕭塔刺兵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埃其氣沮攻之乃背  
營而陳乘便奮擊賊衆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  
遁去帝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  
爲北院樞密使親製文以褒之詔畫灤河戰圖以旌其功  
咸雍元年加于越改封遼王與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樞密  
事乙辛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爲南京留守改  
王晉恤孤惇禁姦匿宋聞風震服議者以爲自于越休哥  
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爲西北路  
招討使賜鷹紐印及劔上諭曰卿去朝廷遠每俟奉行恐

失機會可便宜從事仁先嚴片侯扼敵衝懷柔服從喪事  
整飭塔里干復來寇仁先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  
又敗之別部把里斯禿沒等來救見其屢挫不敢戰而降  
北邊遂安八年卒年六十遺命家人薄葬弟義先信先俱  
有傳子撻不也

撻不也字胡獨董清寧二年補祗候郎君累遷永興宮使  
以平重元之亂遙授忠正軍節度使賜定亂功臣同知殿  
前點檢司事歷高陽臨海二軍節度使左皮室詳穩大康  
六年授西北路招討使率諸部酋長入朝加兼侍中自蕭  
敵祿爲招討之後朝廷務姑息多厚柔愿者用之諸部漸



至跋扈捷不也含容尤甚邊防益廢尋改西南面招討使  
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西北路招討使何魯掃古戰不利  
詔捷不也代之磨古斯之為酋長由捷不也所薦至是遣  
人誘致之磨古斯始降捷不也逆于鎮州西南沙磧間禁  
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綰斯徐烈見其勢銳不及  
戰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贈兼侍中謚曰貞憫捷不也少  
謹愿後為族娶婦所惑出其妻終以無子人以此譏之  
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  
巫問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  
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

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重熙中補寢殿小  
底尋為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廐馬遷修起居注會  
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如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  
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  
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為慶會集親製其序頃之為  
敦睦宮使兼權知皇太后宮諸局事良聞重元與子涅魯  
古謀亂以帝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於皇太后太后託  
疾召帝白其事帝謂良曰汝欲間我骨肉耶良奏曰臣若  
妄言其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涅魯古不來  
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者及門涅魯古意欲害之羈於帳



下使者以佩刀斷帶而出馳至行宮以狀聞帝始信亂平以功遷漢人行宮都部署咸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為惕隱出知中京留守事未幾卒帝嗟悼遣重臣賻祭給葬具追封遼西郡王謚曰忠成

蕭韓家奴字括寧奚長渤海魯恩之後性孝友太平中補祗候郎君累遷敷睦宮使伐夏為左翼都監遷北面林牙俄為南院副部署賜玉帶改奚六部大玉治有聲清寧初封韓國公歷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蘭陵郡王九年上獵太子山聞重元亂馳詣行在帝倉卒欲避于北南大王與耶律仁先執轡固諫乃止明日重元復誘奚獵夫來

家奴獨出諭之曰汝曹去順効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歸禍為福獵夫投仗首服以功遷殿前都點檢封荆王賜資忠保義奉國竭貞平亂功臣咸雍二年遷西南面招討使大康初徙王吳賜白海東青鶻皇太子為乙辛誣備幽于上京韓家奴上書力言其冤不報四年復為西南面招討使例削一字王爵改王蘭陵薨子揚九終右祗候郎君班詳穩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德字特末隱緒特部人性和易篤學好禮法太平中領牌印直宿累遷北院樞密副使敷奏詳明多稱上旨詔與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改契丹行宮都部署賜宮戶十有



五清寧元年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封魯國公上以德爲先  
朝眷遇拜南府宰相五年轉南京統軍使九年復爲南府  
宰相重元之亂推鋒力戰斬涅魯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  
咸雍初以告老歸優詔不許久之加尚父致仕卒年七十  
二

蕭惟信字耶靈楮特部人五世祖霞賴南府宰相曾祖烏  
古中書令祖阿古只知平州父高八多智數博覽古今開  
泰初爲北院承旨稍遷右夷离畢以幹敏稱拜南府宰相  
累遷倒塌嶺節度使知與中府復爲右夷离畢陵青誘叛  
作亂事覺高八按之止誅首惡餘並釋之歸奏稱旨惟信

贊沈毅篤志于學能辨論重熙初始仕累遷左中丞十五  
年徙燕趙國王傅帝諭之曰燕趙左右多面諛不聞忠言  
浸以成性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父之義有不可處王邸  
者以名聞惟信輔導以禮十七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坐事  
免官尋復職兼北面林牙清寧九年重元作亂犯灤河行  
宮惟信從耶律仁先破之賜竭忠定亂功臣歷南京留守  
左右夷离畢復爲北院樞密副使大康中以老乞骸骨不  
聽樞密使耶律乙辛譖廢太子中外知其冤無敢言者惟  
信數廷爭不得復告老加守司徒卒

蕭樂音奴字婆丹奚六部散穩突呂不六世孫父拔刺三



歲居父母喪毀瘠過甚養于家奴奚列阿不重熙初與宗  
獵奚山過拔刺所居奚列阿不言于近臣拔刺得見上年  
甫十歲氣象如成人帝悅之錫賚甚厚既長有遠志不樂  
仕進隱于奚王嶺之挿合谷上以其名家又有時輿就拜  
舍利軍詳穩樂音奴貌偉言辨通遼漢文字善騎射擊鞠  
所交皆一時名士年四十始爲護衛平重元之亂以功遷  
護衛太保改本部南剋俄爲旗鼓拔刺詳穩監障海東青  
鶻獲白花者十二賜楮拙犀并玉吐鶻拜五蕃部節度使  
卒子陽阿有傳

耶律敵烈字撒懶採訪使吼五世孫寬厚好學工文詞重  
熙末補牌印郎君兼知起居注清寧元年稍遷同知永州  
事禁盜有功改北面林牙承旨九年重元作亂敵烈赴援  
力戰平之遙授臨海軍節度使十年徙武安州觀象使咸  
雍五年累遷長盛宮使檢括戶部司乾州錢帛逋負立出  
納經畫法公私便之大康四年爲南院大王秩滿部民請  
留同知南京留守事有疾上命乘傳赴闕遣太醫視之遷  
上京留守大安中改塌母城節度使以疾致仕加兼侍中  
賜一品俸八年卒

姚景行始名景禧祖漢英本周將應曆初來聘用敵國禮  
帝怒留之隸漢人官分及景行既貴始出籍貫與中縣景



行博學重熙五年擢進士乙科爲將作監改燕趙國王教  
授不數年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性敦厚廉直  
人望歸之道宗即位多被顧問爲北府宰相九年秋告歸  
道聞重元亂收集行旅得三百餘騎勤王比至賊已平帝  
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產咸雍元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明  
年驛召拜南院樞密使上從容問治道引入內殿出御書  
及太子書示之賜什器車仗帝有意伐宋召景行問曰宋  
人好生邊事如何對曰自聖宗皇帝以威德懷遠宋修職  
貢迄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上然其  
言而止致仕不踰月復舊職丁家艱起復兼中書令上問

古今儒士優劣占對稱旨知興中府改朔方軍節度使大  
康初徙鎮遼興以上京多滯獄命爲留守不數月以獄空  
聞累乞致政不從復請許之加守太師卒遣使弔祭追封  
柳城郡王謚文憲壽隆五年詔爲立祠

耶律阿思字撒班清寧初補祗候郎君以善射掌獵事進  
渤海近侍詳穩重元之亂與護衛蘇射殺涅魯古賜號靖  
亂功臣徙契丹行宮都部署大安初爲北院大王封漆水  
郡王十一年爲北院樞密使監修國史道宗崩受顧命加  
于越錄乙辛黨人罪重者當籍其家阿思受賂多所寬貸  
蕭合魯嘗言當修邊備阿思力沮其事或譏其以金賣國



後以風疾失音致仕加尚父封趙王薨年八十追封齊國

論曰灤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幄微仁先等道宗其危乎當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剌兵以靖大難功宜居首良以反謀自太后韓家奴以逆順降奚人德與阿思殺涅魯古皆有討賊之力焉仁先齊名休哥勳德兼備此其一節歟

列傳第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遼史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耶律幹特刺字乙辛隱許國王寅底石六世孫少不喜官祿年四十一始補本班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擅權讒害忠良幹特刺恐禍及深自抑畏大康中為宿直官歷左右護衛太保大安元年升燕王傳徙左夷離畢四年改北院樞密副使帝賜詩褒之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賜翼聖佐義功臣北阻卜酋長磨古斯叛幹特刺率兵進討會天大雪敗磨古斯四別部斬首千餘級拜西北路招討使封漆



水郡王加賜宣力守正功臣尋拜南府宰相復討聞古胡里八部破之召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先是北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比歲非奉樞密檄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幹特刺奏請如舊從之五年復爲西北路招討使討耶覲剗部俘斬甚衆獲馬駝牛羊各數萬明年擒磨古斯加守太保賜奉國匡化功臣乾統初乞致仕不許止罷招討南院樞密使封混同郡王遷北院樞密使加守太師賜推誠贊治功臣致仕薨謚曰敬肅

孩里字胡輦回鶻人其先在太祖時來真願留因任用之孩里重熙間歷近侍長清寧九年討重元之亂有功加金吾衛上將軍賜平亂功臣累遷殿前都點檢以宿衛嚴肅稱大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會耶律仁宗出守中京孩里入賀及議復召陳其不可後乙辛再入樞府出孩里爲廣利軍節度使及皇太子被誣孩里當連坐有詔勿問大安初歷品達魯號部節度使壽隆五年有疾自言吾數已盡却醫藥卒年七十七孩里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犢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擗之大壑



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竇景庸中京人中書令振之手聰敏好學清寧中第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少府少監咸雍六年授樞密直學士尋知漢人行宮副部署事大安初遷南院樞密副使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同德功臣封陳國公有疾表請致仕不從加太子太保授武定軍節度使審決冤滯輕重得宜以獄空聞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薨謚曰肅憲子瑜三司副使

耶律引吉字阿括品部人父雙古鎮西邊二十餘年治尚嚴肅不殖貨利時多稱之引吉寅畏好義以廕補官累遷東京副留守北樞密院侍御時蕭革蕭圖古辭等以佞見任鸞爵納賄引吉以直道處其間無所阿唯改客省使時朝廷遣使括三京隱戶不得以引吉代之得數千餘戶時昭懷太子知北南院事選引吉為輔導樞密使乙辛將傾太子惡引吉在側奏出之為群牧林牙大康元年乙辛請賜牧地引吉奏曰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豈可分賜臣下帝乃止乙辛由是益嫉之除懷德軍節度使徙漠北猾水馬群太保卒

楊績良鄉人太平十一年進士及第累遷南院樞密副使與杜防韓知白等擅給進士堂帖降長寧軍節度使徙知



涿州清寧初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爲南府宰相九年閏重元亂與姚景行勤王上嘉之十年知興中府咸雍初入知樞密院事二年乞致仕不許拜南院樞密使帝以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帝曰方今群臣忠直耶律玠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玠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銖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歸不許封趙王大康中以例改王遼西致仕加守大保薨子貴忠知興中府趙徽南京人重熙五年擢甲科累遷大理正清寧二年銅州人交斃三教徽按鞫之以狀聞稱旨歷煩劇有能名累

遷翰林學士承旨咸雍初爲度支使三年拜參知政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及代軍民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追贈中書令謚文憲王觀南京人博學有才辯重熙七年中進士乙科興宗崩充夏國報哀使還除給事中咸雍初遷翰林學士五年兼乾文閣學士七年改南院樞密副使賜國姓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事坐矯制修私第削爵爲民卒

耶律喜孫字盈隱永興宮分人興宗在青宮嘗居左右輔導聖宗大漸喜孫與馮家奴告仁德皇后同宰相蕭浞卜等謀逆事及欽哀爲皇太后稱制喜孫尤見寵任重熙中



其子涅哥爲近侍坐事伏誅帝以喜孫有翼戴功且悼其子罪死欲世其官喜孫無所出之部因見馬印文有品部號使隸其部拜南府宰相尋出爲東北路詳穩卒論曰孩里引言之爲臣也當乙辛擅權蕭革貪黷之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遠矣傳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凋二子有焉若幹特刺之戰功實景庸之讞獄揚績之忠告亦賢矣夫

列傳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遼史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 在國錄事監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蕭兀納一名撻不也字特免六院部人其先嘗爲西南面撻刺兀納魁偉簡重善騎射清寧初兄圖獨以事入見帝問族人可用者圖獨以兀納對補祗候郎君遷近侍散史護衛太保大康初爲北院宣徽使時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魯幹之子溥可爲儲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納及夷离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豫不決五年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帝欲從之兀納奏曰竊



通傳二十八  
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  
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孫從行由此始疑乙辛頃之同知南  
院樞密使事出乙辛淳等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  
於古社稷臣投殿前都點檢上謂王師儒耶律固等曰兀  
納忠純雖狄仁傑輔唐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  
燕王知之自是令兀納輔導燕王益見優寵大安初詔尚  
越國公主兀納固辭改南院樞密使奏請掾史宜以歲月  
遷叙從之壽隆元年拜北府宰相初天祚在潛邸兀納數  
以直言忤旨及嗣位出爲遼興軍節度使守太傅以佛殿  
小底王華誣兀納借內府犀角詔鞫之兀納奏曰臣在先

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爲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肯借犀  
角乎天祚愈怒奪太傅官降寧邊州刺史尋改臨海軍節  
度使兀納上書曰自蕭海里亡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  
益兵以備不虞不報天慶元年知黃龍府事改東北路統  
軍使復上書曰臣治與女直接境觀其所爲其志非小宜  
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聽及金兵來侵戰于寧  
江州其孫移敵蹇死之兀納退走入城留官屬守禦自以  
三百騎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後與蕭敵里拒金兵于長  
灤以軍敗免官五年天祚親征兀納殿復敗績後數日乃  
與百官入見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奴叛來攻京城兀



納發府庫以資士卒諭以逆順完城池以死拒戰章奴無所得而去以功授副元帥尋為契丹都宮使天祚以兀納先朝重臣有定策勲每延問以政兀納對甚切上雖優容終不能用以疾卒年七十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父仲禧重熙中始仕清寧初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城鴨子混同二水間拜北院宣徽使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為榆州刺史俄詔復舊職遷漢人行宮都部署六年賜國姓封韓國公改南院樞密使時樞臣乙辛等誣陷皇太子詔仲禧偕乙辛鞫之蔓引無辜未嘗雪正乙辛薦仲禧可任拜廣德軍節度使復為

南院樞密使卒謚欽惠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守著作佐郎補中書省令史以勤敏稱大康初歷都部署判官將作少監後兩府奏事論群臣優劣唯稱儼才俊改少府少監知大理正賜紫六年遷大理少卿奏讞詳平明年陞大理卿丁父憂奪服同僉部署司守大安初為景州刺史繩胥徒禁豪猾撫老恤貧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二年改御史中丞詔案上京滯獄多所平反同知宣徽院事提點大理寺六年冬改山西路都轉運使剗剔垢弊奏定課額益州縣俸給事皆施行壽隆初授樞密直學士以母憂去官尋召復舊職宋攻憂季乾順遣



使求和解帝命儼如宋平之拜參知政事六年駕幸鴛鴦  
灤召至內殿訪以政事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  
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  
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錄七  
十卷帝大漸儼與北院樞密使阿思同受顧命乾統三年  
徙封秦國六年封濟水郡王天慶中以疾命乘小車八朝  
疾甚遣太醫視之薨贈尚父謚曰忠懿儼素廉潔一芥不  
取於人經籍一覽成誦又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嘗  
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三子處  
貞太常少卿處廉同知中京留守事處能少府少監

劉伸字濟時宛平人少穎悟長以辭翰聞重熙五年登進  
士第歷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大理正因奏獄上適與近  
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  
之奏上大驚異擢樞密都承旨權中京副留守詔徙富民  
以實春泰二州伸以為不可奏罷之遷大理少卿人以不  
寃陞大理卿改西京副留守以父憂終制為三司副使加  
諫議大夫提點大理寺以伸明法而恕案寃獄全活者眾  
徙南京副留守俄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  
致烏鵲同巢之異優詔褒之改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  
萬緡拜南院樞密副使道宗嘗謂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



通傳二十八  
玦劉仲而已宰相楊績賀其得人拜參知政事上諭之曰  
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乙辛勢焰方熾仲奏曰臣於  
乙辛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乙辛銜之相與排詆出為保靜  
軍節度使上終欲大用加守太子太保遷上京留守乙辛  
以事徙鎮雄武復以崇義軍節度使致仕適燕薊民飢仲  
與政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筭大安二年卒  
上震悼賻贈加等

耶律胡呂字蘇撒弘義宮分人其先欲穩佐太祖有功為  
迭烈部夷离董父楊五左監門衛大將軍胡呂性謙謹於  
人無適莫重熙末補寢殿小底以善職屢更華要遷千牛  
衛大將軍大安中北阻卜酋磨魯斯叛為招討都監與耶  
律那也率精騎二千討平之以功為漢人行宮副部署兼  
知太和宮事致仕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論曰兀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乙辛姦計不獲  
復還而遼祚以續比之屋簷上穆宗非溢美也儼以俊才  
莅政所至有能譽纂述遼史具一代治亂亦云勤矣但其  
因寵不能以禮正家惜哉劉仲三為大理民無冤抑一登  
戶部上下兼裕至與耶律玦並稱忠直不亦宜乎



列傳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遼史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蕭巖壽乙室部人性剛直尚氣仕重熙末道宗即位皇太后屢稱其賢由是進用上出獵較巖壽以其事未嘗高下于心帝益重之歷文班太保同知樞密院事咸雍四年從耶律仁先伐阻卜破之有詔留屯亡歸者衆由是鑄兩官十年討敵烈部有功為其部節度使大康元年同知南院宣徽使事遷北面林牙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孝傑數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上悟出乙



辛爲上京留守會乙辛生日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賜物  
爲壽乙辛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  
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聞上遣人賜乙辛車諭曰無慮  
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巖壽出爲順義節度使乙辛  
復入爲樞密使流巖壽于烏隗路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  
恒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長三年  
乙辛誣巖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年四十九乾統間贈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繪像宜福殿巖壽廉直面折廷諍多  
與乙辛忤故及於難

耶律撒刺字董隱南院大王磨魯古之孫性忠直沉厚清

寧初累遷西院西招討使以治稱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  
未幾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入康二年耶律乙辛爲中京留  
守詔百官廷議欲復召之郡臣無敢正言撒刺獨奏曰蕭  
巖壽言乙辛有罪不可一編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  
下生疑進諫者三不納左右爲之震悚乙辛復爲樞密使  
見撒刺讓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撒刺曰此社稷計何憾  
之有乙辛誣撒刺與速撒同謀廢立詔按無迹出爲始平  
軍節度使及蕭訛都幹誣首竟遣使殺之乾統間追封漆  
水郡王繪像宜福殿仍追贈三子官爵  
蕭速撒字禿魯董突呂不部人性沉毅重熙間累遷右護



衛太保蒲奴里判從耶律義先往討執首亂陶得里以歸  
清寧中歷北面林牙彰國軍節度使入爲北院樞密副使  
咸雍十年經略西南邊撤宋堡障成以皮室軍上嘉之大  
康二年知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權寵方盛附麗者多至  
通顯速撒未嘗造門乙辛銜之誣構速撒首謀廢立按之  
無驗出爲上京留守乙辛復令蕭訛都幹以前事誣告上  
怒不復加訊遣使殺之時方盛夏尸諸原野容色不變烏  
鵲不敢近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耶律撻不也字撒班繫出李文房父高家仕至林牙重熙  
間破夏人于金肅軍有功優加賞賚撻不也清寧中補牌  
印郎君累遷永興宮使九年平重元之亂以功知點檢司  
事賜平亂功臣爲懷德軍節度使咸雍五年遷遙輦尅大  
康三年授北院宣徽使耶律乙辛謀害太子撻不也知其  
姦欲殺乙辛及蕭特里得蕭十三等乙辛知之令其黨誣  
構撻不也與廢立事殺之乾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  
福殿

蕭撻不也字幹里端國舅郡王高九之孫性剛直咸雍中  
補祗候郎君大康元年爲章愍宮使尚趙國公主拜駙馬  
都尉三年改同知漢人行宮都部署與北院宣徽使耶律  
撻不也善乙辛嫉之令人誣告謀廢立事不勝撻不也伏



上引問昏聩不能自陳遂見殺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忽古字阿斯憐性忠直趨捷有力甫冠補禁軍咸雍初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蕃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今有能躍駢峯而上者以儼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帝聞召爲護衛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以狡佞得幸肆行兇暴忽古伏于橋下伺其過欲殺之俄以暴雨壞橋不果後又欲殺于獵所爲親友所沮大康三年復欲殺乙辛及蕭得里特等乙辛知而械繫之考劾不服流于邊及太

子廢徙于上京召忽古至殺之乾統初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石柳字酬宛六院部人祖獨攬南院大王父安統軍副使石柳性剛直有經世志始爲牌印郎君大康初爲夷离畢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誣殺皇后謀廢太子斥忠賢進姦黨石柳惡其所爲乙辛覺之太子旣廢以石柳附太子流鎮州天祚即位召爲御史中丞時方治乙辛黨有司不以爲意石柳上書曰臣前爲姦臣所陷斥竄邊郡幸蒙召用不敢隱默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姦人消二者旣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乙辛身出寒微位居



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構害忠  
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  
之寃一旦洗雪政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得裏特  
實乙辛之黨耶律合魯亦不為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  
事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乙辛在先帝朝  
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為實則乙辛為功臣陛下豈得  
立耶先帝黜逐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  
詎可忘父讎不報寃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  
傳曰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  
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大寃

不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  
水旱為沴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  
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  
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外遐及乙辛等事昧死以聞  
書奏不報聞者莫不歎惋乾統中遙授靜江軍節度使卒  
子馬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論曰易言履霜堅冰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嚴壽撒剌之  
諫后何得而誣太子何得而廢哉速撒捷不也以忠言見  
殺國欲無亂得乎石柳之書亦幸出於乙辛既敗之後獲  
行其說有國家者可不知人哉



列傳第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

遼史一百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歸軍國重華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耶律崇古字蒲速宛六院郎君葛剌之後大康中補本班郎君累遷至大將軍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崇古在朝數論宰相得失由是久不得調後出為西北成長乾統三年蕭得里底為西北路招討使以右族慢侮僚史崇古不屈乃罷之崇古訟之朝不省天慶初烏古敵烈叛召拜烏古部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上將軍會



蕭得里底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崇古請以軍法論  
且曰臣雖老願爲國破敵不納保大元年乞致仕明年天  
祚出奔崇古謁於倒榻嶺爲上流涕上慰止之復拜烏古  
部節度使及至部敵烈以五千人來攻崇古率家奴擊破  
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

蕭得里底字紉鄰晉王孝先之孫父撒鉢歷官使相得里  
底短而倭外謹內倨大康中補祗候郎君稍遷興聖宮副  
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得里底以妃叔  
故歷寧遠軍節度使長寧宮使壽隆二年監討達里得拔  
恩母二部多俘而還改同知南京留守事乾統元年爲北

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  
治乙辛餘黨阿思納賄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會  
之四年知北院樞密事夏王李乾順爲宋所攻遣使請和  
解詔得里底與南院樞密使牛溫舒使宋平之宋旣許得  
里底受書之日乃曰始奉命取要約歸不見書辭豈敢徒  
還遂對宋主發函而讀旣還朝議爲是天慶三年加守司  
徒封蘭陵郡王女直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  
得里底獨沮之以至敗衄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出爲  
西南面招討使八年召爲北院樞密使寵任彌篤是時諸  
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即上聞有功者



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鬪志保大二年金兵至嶺東會耶律撒八習騎撒跋等謀立晉王敖盧幹事泄上召得里底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申理王旣死人心益離金兵踰嶺天祚率衛兵西遁元妃蕭氏得里底之姪謂得里底曰爾任國政致君至此何以生爲得里底但謝罪不能對明日天祚怒逐得里底與其子麼撒得里底旣去爲耶律高山奴執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脫身亡歸復爲耶律九斤所得送之耶律淳時淳已僭號得里底自知不免詭曰吾不能事僭竊之君不食數日卒子麼撒爲金兵所殺

蕭酬幹字訛里本國舅少父房之後祖阿剌終採訪使父別里刺以后父封趙王酬幹貌雄偉性和易年十四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爲祗候郎君班詳穩年十八封蘭陵郡王時帝欲立皇孫爲嗣恐無以解天下疑出酬幹爲國舅詳穩降皇后爲惠妃遷于乾州初酬幹母入朝擅取驛馬至是覺奪其封號復與妹魯姐爲巫蠱伏誅詔酬幹與公主離婚籍興聖宮流烏古敵烈部天慶中以妹復尊爲太皇太妃召酬幹爲南女直詳穩遷征東副統軍時廣州渤海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韓家奴襲其不備平之復敗敵將侯槩于川州是歲東京叛遇敵來擊師潰獨酬幹率



麾下數人力戰歿于陣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章奴字特末衍季父房之後父查刺養高不仕章奴明敏善談論大安中補牌印郎君乾統元年累遷右中丞兼領牌印宿直事六年以直宿不謹降知內客省事天慶四年授東北路統軍副使五年改同知咸州路兵馬事及天祚親征女直蕭胡篤爲先鋒都統章奴爲都監大軍渡鴨子河章奴與魏國王淳妻兄蕭敵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立淳誘將卒三百餘人亡歸旣而天祚爲女直所敗章奴乃遣敵里延留以廢立事馳報淳淳猶豫未決會行宮使者乙信特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叛命淳對使者號哭

即斬敵里延留首以獻天祚章奴見淳不從誘草寇數百攻掠上京取府庫財物至柁州率僚屬告太祖廟云我大遼基業由太祖百戰而成今天下土崩竊見興宗皇帝孫魏國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杜稷會淳適好草甸大事未遂邇來天祚惟耽樂是從不恤萬機強敵肆侮師徒敗績加以盜賊蜂起邦國危于累卵臣等忝預族屬出蒙恩渥上欲安九廟之靈下欲救萬民之命乃有此舉實出至誠冀累聖垂祐西至慶州復祀諸廟仍述所以舉兵之意移檄州縣諸陵官僚士卒稍稍屬心時饒州渤海及侯槩等相繼來應衆至數萬趨廣平淀其黨



耶律女古等暴橫不法劫掠婦女財畜章奴度不能制內  
懷悔恨又攻上京不克北走降虜上順國女直阿鶻產率  
兵追敗之殺其將耶律彌里直擒貴族二百餘人其妻子  
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爲婢餘得脫者皆遁去章奴詐爲  
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伏誅

耶律朮者字能典于越蒲古只之後魁偉雄辨乾統初補  
祇候郎君六年因柴冊加觀察使天慶五年受詔監都統  
耶律幹里朶戰及敗左遷銀州刺史徙咸州亂將嘗與耶  
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溥及聞章奴自鴨子河亡去即引麾  
下數人往會之道爲游兵所執送行在所上問曰子何負

卿而反朮者對曰臣誠無憾但以天下大亂已非遼有小  
人滿朝賢臣竄斥誠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  
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非爲身計後數日復問朮者  
厲聲數上過惡陳社稷危亡之本遂殺之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蒙古骨鯁不屈權  
要兩鎮烏古恩威並著酬幹平亂渤海又以討叛力戰而  
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縱女直而不討寢變告而不聞其蔽  
主聰明爲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奴朮者乘時多艱潛謀  
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其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列傳第三十

列傳第三十一

遼史一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在河內縣開重事申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蕭陶蘇幹字乙辛隱突呂不部人四世祖因吉髮長五尺時呼為長髮因吉祖里拔奧隗部節度使陶蘇幹謹愿不妄交伯父留哥坐事免官聞重元亂挈家赴行在時陶蘇幹雖幼已如成人補筆硯小底累遷祗候郎君轉樞密院侍御咸雍五年遷崇德宮使會有訐北南院聽訟不直者事下陶蘇幹悉改正之為耶律阿思所忌帝欲召用輒為所沮八年歷漠北滑水馬群太保數年不調嘗曰用才未



盡不若閑乾統中遷漠南馬群太保以大風傷草馬多死  
鞭之三百免官九年徙天齊穀宿衛明年穀價翔踊宿衛  
士多不給陶蘇幹出私廩賙之召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天  
慶四年爲漢人行宮副部署時金兵初起攻陷寧江州天  
祚召群臣議陶蘇幹曰女直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  
我叛人蕭海里勢益張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  
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爲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  
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幹之謀徒  
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計數月間  
邊兵屢北人益不安饒州渤海結構頭下城以叛有步騎

三萬餘招之不下陶蘇幹帥兵往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  
級得所掠物悉還其主及耶律章奴叛陶蘇幹與留守耶  
律大悲奴爲守禦章奴既平陶蘇幹請曰今邊兵懈弛若  
清暑嶺西則漢人嘯聚民心益挂臣愚以爲宜罷此行不  
納乃命陶蘇幹控扼東路招集散卒後以太子太傅致仕  
卒

耶律阿息保字特里典五院部人祖胡峩太子時徙居西  
北部世爲招討司吏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幹  
補內史天慶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  
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疎敢不聽命阿息保具以聞金兵



通史傳三十一  
二  
陷寧江州邊兵屢敗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等齎書而東  
冀以脅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略無所屈將還謂  
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臣請獨往不聽將行別蕭得  
里底曰不肖適異國必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阿息  
保見執久乃遁歸及天祚敗績遷都巡捕使六年從阿踈  
討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阿踈將兵而東阿息保送  
至軍乃還天祚怒其專鞭之三百尋爲奚六部禿里六附  
後阿踈及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墜馬被擒因阿踈有  
舊得免時阿踈頗好殺阿息保謂曰欲舉大事何以殺爲  
由是全活者衆會阿踈敗乃還以戰失利囚中京數歲保

大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爲敵烈皮室詳穩是時魏  
王淳僭號屢遣人以書來招阿息保封書以獻因諫曰東  
兵甚銳未可輕敵及石葦鐸之敗天祚奔竄召阿息保不  
時至疑有貳心并怒爲淳所招殺之初阿息保知國將亡  
前後諫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

蕭乙薛字特免國舅少父房之後性謹原壽隆間累任劇  
官天慶初知國舅詳穩事遷殿前副點檢金兵起爲行軍  
副都統以戰失利罷職六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遷西京  
留守明年討劇賊董元兒戰易水西大破之以功爲北府  
宰相加左僕射兼東北路都統十年金兵陷上京詔兼上



京留守東北路統軍使為政寬猛得宜民之窮困者輒加  
賑恤衆咸愛之保大二年金兵大至乙薛軍潰左遷西南  
面招討使以部民流散不赴及天祚播遷給侍從不闕拜  
殿前都點檢凡金兵所過諸營敗卒復聚上京遣乙薛為  
上京留守以安撫之明年盧彥倫以城叛乙薛被執數月  
以居官無過得釋後為耶律大石所殺

蕭胡篤字合木隱其先撒葛只太祖時願隸宮分遂為太  
和宮分人曾祖敵魯明醫人有疾觀其形色即知病所在  
統和中宰相韓德讓貴寵敵魯希旨言德讓宜賜國姓籍  
橫張由是世預太醫選子孫因之入官者衆胡篤為人便

佞與物無忤清寧初補近侍大安元年為彰愍宮太師壽  
隆二年轉永興宮太師天慶初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  
從天祚東征為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  
號之進至刺离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及討耶律章奴  
以籍私奴為軍遷知北院樞密使事卒胡篤長于騎射見  
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而從之國  
政墮廢自此始云

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  
女直方熾惟陶蘇幹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天祚痼蔽  
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疎之難乙薛甘忍盧彥倫之執



遼史卷三十一  
四  
大節已失矣他有所長亦奚足取胡篤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隨國政可勝罪哉

列傳第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遼史一百二

開府儀同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平書右丞相驛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蕭奉先天祚元妃之兄也外寬內忌因元妃爲上眷倚累官樞密使封蘭陵郡公天慶二年上幸混同江釣魚故事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皆朝行在適頭魚宴上使諸酋次第歌舞爲樂至阿骨打但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再三旨諭不從上密謂奉先曰阿骨打跋扈若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奉先曰彼羸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叢爾小國亦何能爲上乃止四年阿骨打起兵犯



寧江州東北路統軍使蕭撻不也戰失利上命奉先弟嗣先爲都統將蕃漢兵往討屯出河店女直乃潛渡混同江乘我師未備擊之嗣先敗績軍將往往遁去奉先懼弟被誅乃奏東征潰軍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將嘯聚爲患從之嗣先詣闕待罪止免官而已由是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郡縣所失日多初奉先誣耶律余覲結駙馬蕭昱謀立其甥晉王事覺殺昱余覲在軍中聞之懼奔女直保大二年余覲爲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甚奉先曰余覲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實無亡遼心欲立晉王耳若以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遂賜晉王死中外莫不流涕

人心益解體當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擣雲中計無所出惟請播遷夾山天祚方悟顧謂奉先曰汝父子誤我至此殺之何益汝去毋從我行恐軍心忿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爲左右執送女直兵女直兵斬其長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於其國主道遇我兵奪歸天祚並賜死

李處溫析津人伯父儼太康初爲將作少監累官參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友舊執政十餘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寵任之儼卒奉先薦處溫爲相處溫



因奉先有援已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而貪污尤甚凡所  
接引類多小人保大初金人陷中京諸將莫能支天祚懼  
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溫與族弟契能子奭外假怨軍聲援  
結都統蕭幹謀立魏國王淳召番漢官屬詣魏王府勸進  
魏國王將出奭乃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稱賀魏王固  
辭不得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溫守太尉契能直樞密院奭  
爲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及親舊與其事者賜官有差會  
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處溫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  
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等矯詔南面宰執入議獨處溫稱  
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紹云奉密旨防他變魏國王卒蕭

幹擁契丹兵宣言當立王死蕭肅以爲太后擁主軍國事衆  
無敢異者幹以後命召處溫至時方多難未欲即誅但追  
毀元帥劄子處能懼及禍落髮爲僧尋有求清人傳道說  
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溫嘗遺易州富民趙獲仁書  
達宋將童貫欲挾蕭右納土歸宋右執處溫問之處溫曰  
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容可使因譏獲罪右  
曰向使魏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該王者  
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處溫無以對乃賜  
死奭亦伏誅

張琳潘州人幼有大志壽隆不爲秘書中允天祚即位累



遷戶部使頃之擢南府宰相初天祚之敗於女直也意謂蕭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東征事琳以舊制凡軍國大計漢人不與辭之上不允琳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道進討無不克者上許其半仍詔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計戶產出軍時有起至二百軍者生業蕩散民甚苦之四路軍南集尋復遁去及中京陷天祚幸雲中留琳與李處溫佐魏國王溥守南京處溫父子召琳欲立溥為帝琳曰王雖帝也初無上命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舉天人所與豈可易也琳雖有難色亦勉從之溥既稱帝諸將咸居權要琳獨守太師十日

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陽以元老尊之實則不使與政琳由是鬱鬱而卒

耶律余覲一名余都姑國族之近者也慷慨尚氣義保大初登官副都統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晉日王最賢與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為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覲將潛圖之適耶律撻葛里之妻會余覲之妻於軍中奉先諷人誣余覲結駙馬蕭昱撻葛里謀立晉日王尊天祚為太上皇事覺殺晉日及撻葛里妻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聞之懼不能自明被誅即引兵千餘并骨肉軍帳叛歸女直會天霖雨道途留阻天祚遣知奚王



府蕭選買北宰相蕭德恭太常衣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  
使蕭和尚奴四軍太師蕭幹追捕甚急至間山及之諸將  
議曰蕭奉先時寵茂害官兵余覩乃宗室雄才素不肯  
爲其下若捨之則他日吾輩皆余覩矣不如縱之還給云追  
襲不及余覩既入女直爲其國前鋒引婁室亭華兵攻陷  
州郡不測而至天祚聞之大驚知不能敵率衛兵入夾山  
余覩在女直爲監軍久不調意不自安乃假遊獵遁  
西夏夏人問汝來有兵幾何余覩以二三百對夏人不納  
卒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也當  
天變而後歸后族奉先沮天祚防微之計墮首罪非  
議哉

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溫逼魏王以僭號結宋將  
以賣國迹其姦佞如出一軌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  
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媿媿守位余覩反覆自困則又何足

列傳第三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上 遼史一百三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儲軍國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續經筵事都總裁臣 賡龍奏

勅修

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陞侍從駸駸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獮為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然二百年之業非數君子為之綜理則後世惡所考述哉作文學傳

蕭韓家奴字休堅涅刺部人中書令安搏之孫少好學弱



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始仕  
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  
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二十八年爲右通進典南京粟  
園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德  
宮使帝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  
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粟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  
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羨不知其他蓋嘗掌粟  
園故託粟以諷諫帝大笑詔作四時逸樂賦帝稱善時詔  
天下言治道之要制問徭役不加于舊征伐亦不常有年  
穀旣登帑廩旣實而民重困豈爲吏者慢爲民者惰歟今

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則爲便益補役之  
法何可以復盜賊之害何可以止韓家奴對曰臣伏見比  
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強戢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  
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脩阻動淹歲月比至此所費已  
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遺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  
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  
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  
補以少壯其鴨綠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  
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  
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



成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胸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旣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旣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

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勝言者况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絕得不爲益捨不爲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緝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地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旣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



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  
夫幣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  
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遊  
簡驛傳薄賦歛戒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  
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  
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  
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匱乏  
旣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  
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艱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  
然譬如一杯之土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爲長久之便莫若

使遠戍疲兵還於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  
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  
來群黎凋弊利於剽竊良民徃徃化爲凶暴甚者殺人無  
忌至有亡命山澤其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爲盜賊者  
誠如聖慮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  
食旣足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臣  
聞唐太宗問群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  
盜所以滋者由賦歛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內省嗜欲外罷  
游幸使海內安靜則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  
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今宜徙可敦城於近地與西南副



都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  
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  
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急務  
也願陛下裁之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仍詔諭之曰文  
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爲時大儒是用授  
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自是日見親信每入  
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醕酢君臣相得無比  
韓家奴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十二年春上疏曰臣  
聞先世遙輦可汗注之後國祚中絕自夷裔董雅里立阻  
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稱臣以爲三皇禮文未

備正與遙輦氏同後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  
之義興焉近者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爲帝昔我太祖  
代遙輦即位乃製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  
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內厥後累聖相承自夷裔董湖  
烈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夷裔董的魯猶以名呼臣  
以爲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爲皇帝則陛下弘業有光墜典  
復舉矣疏奏帝納之始行追冊玄德二祖之禮韓家奴每  
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  
家奴書于冊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旣出復書他日帝見之  
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爲賢主



韓家奴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  
草芥卿河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  
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  
以穆宗為賢帝默然詔與耶律庶成錄選輦可汗至重熙  
以來事迹集為二十卷進之十五年復詔曰古之治天下  
者明禮義正法度我朝之興世有明德雖中外嚮化然禮  
書未作無以示後世卿可與庶成酌古準今制為禮典事  
或有疑與北南院同議韓家奴既被詔博考經籍自天子  
達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繆于古者撰成三卷進  
之又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  
要五代史時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  
治聞帝遣使問勞韓家奴表謝召修國史卒年七十二有  
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澣初仕晉為中書舍人晉亡歸遼當太宗崩世宗立恟  
恟不定澣與高勳等十餘人羈留南京久之從歸上京授  
翰林學士穆宗即位累遷工部侍郎時澣兄濤在汴為翰林  
學士密遣人召澣澣得書託求醫南京易服夜出欲遁  
歸汴至涿為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澣伺獄吏熟寢  
以衣帶自經不死防之愈嚴械赴上京自投黃河中流為  
鐵索牽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殺之時高勳已為樞密



使救止之屢言於上曰澣本非負恩以母年八十急於省  
親致罪且澣富於文學方今少有倫比若留掌詞命可以  
增光國體帝怒稍解仍令禁錮于奉國寺凡六年艱苦萬  
狀會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勳奏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者  
詔從之文成以進上悅釋囚尋加禮部尚書宣政殿學士  
卒

論曰統和重熙之間務修文治而韓家奴對策落落累數  
百言槩可施諸行事亦遼之晁賈哉李澣雖以詞章見稱  
而其進退不足論矣

列傳第三十三







